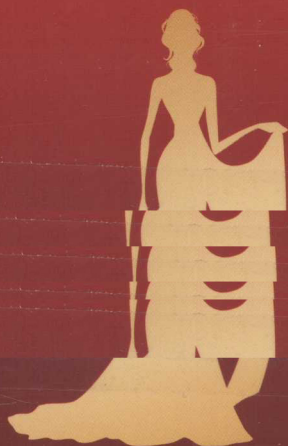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Le Secret de
Wilhelm Storitz
隐身新娘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夏雪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Le Secret de
Wilhelm Storitz
隐身新娘

—— [法] 儒勒·凡尔纳 / 著 夏雪 / 译 ——

——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隐身新娘/(法)凡尔纳(Verne,J)著;夏雪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法国卷.第7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32-7

I.隐… II.①凡…②夏…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778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隐身新娘

作 者 (法)凡尔纳

译 者 夏雪

责任编辑 陈平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32-7/I·2198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隐身新娘

第 一 章	2
第 二 章	9
第 三 章	23
第 四 章	33
第 五 章	42
第 六 章	52
第 七 章	62
第 八 章	71
第 九 章	79
第 十 章	88
第十一章	94
第十二章	102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6
第十五章	124
第十六章	132
第十七章	140
第十八章	148
第十九章	154

环绕月球

第一章	158
第二章	164
第三章	175
第四章	183
第五章	190
第六章	199
第七章	207
第八章	216
第九章	225
第十章	231
第十一章	235
第十二章	240
第十三章	247
第十四章	254
第十五章	262
第十六章	270
第十七章	272
第十八章	278
第十九章	285
第二十章	294
第二十一章	299
第二十二章	305
第二十三章	312

隐身新娘

第一章

请你快点儿来，亲爱的亨利。我迫不及待地盼着你的来临。匈牙利南部地区地域广阔而风景秀丽，肯定会让一位工程师喜欢。你肯定会不虚此行。你忠诚的

玛克·维达尔

一七五七年四月四日我接到了弟弟的来信，信的最后是这样写的。

这封信寄来以前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和平日一样，此信经过一番辗转以后，我的信使并不知道此信的重要性，漫不经心地将它交到我的手中。

当我打开信的时候，心里很平静，不过当我一直读到末尾，即这段话以后，我已彻底沉浸于其中了。

人就是这样盲目，上天的安排也往往带着戏剧色彩。

不错，我弟弟说得很对，我对这次旅行一点儿也不觉得后悔。不过我没有必要把它描述出来叫大家共同分享呢？我是不是应当只字不提，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有谁会相信呢？

我相信，即便是柯尼斯堡的普鲁士人威廉·霍夫曼，《绝望之门》、《特拉锡约国王》、《命运之锁链》、《圣·西尔韦斯特的夜游》的作者，也许未必敢发表这部小说，爱伦·坡也不敢将它载入《怪诞故事集》里。

好吧，不管它了，不管是否有人相信，我决定大胆地将它写出来，因为我自己也想重新回忆一下那次奇特的旅行。

我弟弟玛克尽管刚刚二十八岁，可是作为一个肖像画家却很受欢迎。他被授予金质奖章和荣誉勋位军官的玫瑰花形徽章，对于这点，他受之无愧。在同一时期的肖像画家群里，他卓然独立，博纳为以有这么一个门生而感到高兴和得意。天性与亲情将我们兄弟两个牢牢地拴在一起。由于我比他大八岁，我对他怀着几分父亲般的宠爱。我们很小的时候，父母接连去世。我，以大哥的身份，承担起养育小弟的责任。由于他从小就在绘画方面表现出让人意想不到的天赋，所以，我想培养他在这方面的爱好，同时深信他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不过这只是玛克走上独立创作之路的前奏，在这条路上，有时候会碰到“障碍”——人们十分喜欢由现代技术词汇里借用这个词。假如它再次出现在一个北方公司的工程师笔下，那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如今，玛克就要结婚了。他在匈牙利南部的主要城镇拉兹生活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最初在布达佩斯待了几星期，画了几张很出色的肖像，赚了一些钱。匈牙利人民对艺术家，尤其是对法国艺术家的热情令他非常感动。从布达佩斯离开以后，他没有坐火车去合格迪恩，那儿有条支线能抵达拉兹，而是顺着多瑙河坐船直达拉兹城。

在拉兹，罗特利契医生家是整个匈牙利的几大名门望族之一。他家资雄厚，另外加上他医术高超，行医也让他挣了一大笔钱。每年，他都会抽出一段时间用来旅行。有钱或者没钱的病人都急切地等着他的归来，由于他从来不会拒绝给穷人医治。他十分慷慨、乐于助人、声名远扬。

罗特利契家的成员有医生、他的妻子、儿子哈拉朗上尉与女儿米拉。玛克总是去造访这家人，他难以抗拒年轻姑娘高雅的风度，无法不被她的热情

与美貌所吸引，所以他待在拉兹总是不肯回来。不过，假如说米拉·罗特利契迷住了玛克，我弟弟同时也让米拉·罗特利契芳心愉悦，这样说一点儿也不过分。他和她很般配，由于他是一个颇有气质的青年，个子中等，两只蓝眼睛闪烁发亮，栗色头发，诗人般聪颖的前额，一向乐观开朗，性格和蔼可亲，具有被美妙事物所陶醉的艺术家气质。我非常相信，是一种可靠的本能指引他选择了那个年轻的匈牙利女子做妻子。

从玛克信里的描写来看，我对米拉·罗特利契有所认识，不过我更迫切地希望见到她本人。玛克请我以一家之长的身份到拉兹去，最少逗留一个月。他的未婚妻——他一遍遍地对我重申——也想见到我——等我到那儿，他们便立即商定婚期。不过，在这以前，米拉希望亲眼看看人们十分崇拜的这个她未来的大哥，她自己也的确是这样想的。看来她想自己来判断以后将进入一个怎样的家庭。的确，只有玛克将亨利介绍给她以后，她才会最终许婚。

这些，玛克在来信里一遍遍地写着，我能够体会到他深深地爱着米拉小姐。

我讲过，我仅仅是在玛克充满热情的语句中对那位少女有所了解。实际上，我弟弟原本就是画家，他只要拿她做模特，为她画幅肖像或者让她装扮得好看点儿，摆一个优美的姿势，照张相让我看看，这多简单呀！……哦，不行！玛克不想那样做……玛克说，米拉希望亲自活生生地站在我跟前，叫我亲眼看见她。我相信玛克也不会劝她改变这个想法的。他们两个都想让亨利·维达尔将他的工程事务抛开，穿戴得衣冠楚楚，以婚礼嘉宾的身份在她家的客厅中出现。

实际上不必这样大费唇舌来劝我，我肯定不会拒绝参加我弟弟的婚礼。在米拉小姐成为我的弟媳以前，我用不了多久就会如约抵达拉兹城。

况且，就像玛克在信里提到的那样，我愿意而且会庆幸利用这次旅行尽情地欣赏一下吸引许多游客前往的匈牙利的那一带。那里，是马扎尔人的聚居地，富有神话色彩，当地人反对日耳曼人住在那儿，它在中欧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至于旅程，我是这样安排的：沿多瑙河去，坐火车回来。这么一来，我在维也纳能乘船在那条景色优美的河流之上航行，就算我无法尽情地欣赏它全程七百法里的两岸，起码我能看到奥匈两国，由维也纳、普莱斯伯尔格、布达佩斯直到塞尔维亚边境的拉兹，这段最令人愉快的河流。拉兹，那是我旅程的终点站，我没时间欣赏多瑙河两岸的每一座城市。多瑙河由土耳其的瓦拉西、摩尔达维和保加利亚王国的贝萨拉比之间流过，流经著名的铁门峡以后，又经过维丁、尼科波里、鲁斯楚克、锡利斯特里、布勒伊拉、加拉茨，最终分三支注入黑海。它大量的水流浇灌养育了两岸多少个美丽的城镇呀！

就像我预计的，三个月尽可结束这次旅程，在巴黎和拉兹之间用一个月的时间，米拉·罗特利契不会过于着急，一定高兴给我这段时间游览一番。随后再和我兄弟在其新地盘上共同度过一个月，最后再用这么多时间返回法国。

我办完几件很重要的事务，办齐玛克不可缺少的几份文件，我就打算出发了。

准备工作没用多久，为了旅行方便，我的行李非常简单，只带着到匈牙利去的一些必备品，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完全不必担心语言障碍。我曾到北方各省去旅游过，对德语多少知道一点儿。何况，听懂马扎尔语，应该很容易。况且，匈牙利境内很多人说法语——起码上流社会是这样的，我弟弟就从未在奥地利边境遇到过由于语言

而带来的麻烦。

“您是法国人，在匈牙利国土上享有公民权。”匈牙利一位国会议员对我一个法国同胞说，这句亲切的话语表现出马扎尔人民对法兰西民族充满了深深的感情。

我在最后写给玛克的回信里让他转达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我与她一样急切，未来的大哥非常希望见到未来的弟媳。此外，我还写了我立即动身，不过难以告知抵达拉兹的准确日期，因为我也许会在那条由一支著名的华尔兹舞曲演绎的“蓝色的多瑙河”上流连忘返，不过我让他不必担心，我不会在路上耽搁很长时间的。如果罗特利契家愿意，玛克也赞成的话，他们不妨将婚期定在五月底的某天。

“假如我在旅行过程中，没写信告诉你们我在哪座城市，请千万原谅我，我有时会写封信。只是为了米拉小姐估摸一下我距她的家乡还有多远……不管怎样，在需要的时候，我会拍一份电报，简洁明白，告诉你们我抵达拉兹的日期、小时，甚至分钟，假如能这样确切的话。”

由于我到维也纳才能够乘船，所以，我向东方公司的秘书长申请了一份定期护照，能在巴黎到维也纳这段路的任何一站随便停留。这完全属于各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我的申请很顺利。

动身的前一日，也就是四月十三日，我到秘书长的办公室去领护照，同时向他告别。他对我发放完护照，并祝贺我和我的弟弟，他知道我这次是到匈牙利去旅行，也知道我弟弟玛克·维达尔要结婚，知道玛克是一个有名的画家，同时是上流社会知名的社交人士。

“我还知道，您弟弟将要进入的罗特利契家是拉兹最有名望的一个家族。”

“有人对您说过此事了吗？”我问他。

“不错，确切地说，是在前一天，在奥地利大使举行的晚会上。”

“谁对您说的？”

“布达佩斯卫戍区的一名军官。他曾经在匈牙利首都与令弟打过交道。他十分欣赏令弟，说他在布达佩斯获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在拉兹同样受到热情的招待，也许您知道这一切，不会感到惊讶了吧，亲爱的维达尔。”

“那名军官也连声称赞罗特利契家？”

“是的。医生在整个奥匈帝国赫赫有名，受到人们的敬重。反正，这会是一桩幸福的婚姻，因为米拉·罗特利契小姐也是一个绝代佳人。”

“亲爱的朋友，我可以对您证实一点，玛克也这样想，他完全被她迷住了！”我接着说。

“好极了，亲爱的维达尔，请把我的祝福转达给您弟弟。他的幸福真使人羡慕，可是……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应当告诉您……”

“什么事？”我十分惊讶。

“玛克没有对您说过，他到拉兹之前几个月……”

“他到拉兹之前？……”我感到莫名其妙。

“不错……米拉·罗特利契小姐……无疑，亲爱的维达尔，令弟大概对这件事什么都不知道。”

“请讲明白点儿，我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好吧，似乎是——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罗特利契小姐有很多追求者，尤其有个人真诚地爱慕她，他当然并非第一个。起码，我那名军官朋友是这么对我说的，五周以前他还在布达佩斯。”

“是哪个情敌？”

“他遭到了罗特利契医生毫不客气的拒绝。我认为不必心惊胆战……”

“那就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要不然玛克肯定会在信里提到那个情敌

的，因为他什么都没说，也许，那件事已经不重要了。”

“确实是这样，亲爱的维达尔。但是，那个人向罗特利契小姐求婚，已招致一些流言，您应该知道内情。”

“或许吧，假如真的有这回事儿的话，您能把事情告诉我，简直好极了！”

“当然，消息一定是真的。”

“多亏事情已经结束，”我说，“这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想离开了，“顺便问一下，亲爱的朋友。”我问，“您那名军官朋友可曾对您讲过那个情敌的姓名？”

“讲过。”

“他叫什么？”

“威廉·斯托里茨。”

“威廉·斯托里茨？就是那个化学家的儿子？”

“是的。”

“正是这个名字，正是凭其物理学方面的发明在世上出名的学者！”

“德国为其感到骄傲，亲爱的维达尔。”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是的，几年以前，不过他的儿子仍然活在世上。此外，听我的朋友说，这个威廉·斯托里茨是那种不简单的人，是个让人生畏的角色，应当用心提防……”

“不简单？你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朋友。”

“我不知应当怎样对你说，不过，不要怀疑我那名军官朋友的话，威廉并非普通人。”

“好吧。”我开玩笑地说道，“这才有意思呢！他有三条腿四只手，还

是有第六感呢？”

“不知道，”我的朋友笑着说，“不过我相信人们说他不寻常是指他的人品而并非外形，对他我认为最好提防着点儿。”

“我们一定会加倍提防，亲爱的朋友，直到米拉·罗特利契成为玛克·维达尔夫人那一天。”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也没有再问其他的信息。我们热情地握手道别，我返回家里，为动身做最后的准备。

第二章

我在四月五日早上七点四十五分乘东站的一七三次列车离开巴黎。十天后，我会抵达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

旅程最初的那段路，我只是快速经过，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经过的那些地方都是众所周知的。

法国境内几个主要的大站就是夏龙-上马恩河和南锡。列车穿过使人怀念的洛林-阿尔萨斯地区的时候，只在斯特拉斯堡做了短时间的逗留，我甚至没有离开车厢。离开友好的同胞，使人有些无法忍受。当火车驶离城镇时，我向车外望去，看见蒙斯特大教堂的尖顶被金色的阳光照射着。这时候，在法国那边的地平线上，太阳正徐徐降落。

整整一夜，列车飞速往前行驶，车轮行驶在铁轨上发出嘎吱嘎吱声，我

停的第一站是斯特拉斯堡，在火车上我伴着沉闷的铁轨声处于昏睡状态，即便列车入站，人也酣睡不起。我耳边不时地响起列车员刺耳的声音，他叫喊着奥斯、巴特、卡尔斯吕赫和其他几座城市的名字。四月六日白天，飞速奔驰的列车又将拿破仑时代几座著名城市符腾堡的斯图加特与乌尔姆、巴维埃尔的奥格斯堡与慕尼黑抛在后边。在接近奥地利边境的时候，火车在萨尔茨堡停了很长时间。下午，列车又在几个站停靠，其中有威尔士，随后，在四月二十五日晚六点三十五分，火车冲入维也纳市车站，我住在维也纳上等的旅店中。

我只在维也纳城待了三十六个小时，其中包括两个夜晚，因此只能随便地逛一逛。我准备回来的时候再仔细游览。就像政府官员们经常讲的，处理问题必须分门别类，旅途中的安排也应该这样。

多瑙河既不穿过维也纳市区，也不紧靠市郊。我坐车赶了大概一公里路才抵达码头。现在已经不是一八三〇年，当时内河航运业刚起步。只有很少的人喜欢坐船旅行。从那坐船到拉兹去，“马提亚·高万号”上，载满各种各样的乘客，我找到了自己落脚的地方。

甲板上什么样的人都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俄国人和英国人。乘客们都挤在后舱，由于前舱被货物装满了，真的不好找落脚的地方。在这些入里，我仔细一瞧，立即发现一些一副匈牙利打扮，却只会说意大利语的波兰人，迪律伊先生曾于他一八六〇年写的巴黎和布达佩斯游记里提起过这些人。

我原本打算在公共舱找一个地方，放下行李，可这看来简直是痴心妄想，最后我只能将它放到我原本在旅程中坐着欣赏风景用的一张露天长椅上。

这条美丽的河流是赭石色的，并不是传说里的天青色，驳船急速往前行

驶，劈波斩浪。航道上，许多不同的船不停地来来往往，船帆随风飘荡，载满两岸那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出产的各种物产。我们的船也从又宽又大的木筏旁边驶过，它们就像是用一整片森林的木材建成的，上边有漂浮的村子，离开的时候建成，抵达目的地的的时候就拆掉，令人想起巴西亚马逊河上奇妙的水上之家。河面上大大小小的岛屿到处都是，大多数露出水面不久，河水只要略微涨高，便被淹没了。两岸杨柳一行行的，各种颜色的鲜花点缀在苍翠茂密的芳草丛里，看了让人心旷神怡。

我们还驶过就在河流两岸旁边的水边村庄。船驶过的时候激起阵阵浪花，房子在木桩上也好像快要倒塌一样。随后，它从两岸之间的一条绳索底下穿过。船顶的烟囱险些被挂住。这是用两个高竿支撑着的渡船的牵索。其中一个高竿顶上飘着奥地利国旗。在维也纳城下，我看见一座环形岛屿，直径大于一法国古里，在岸边长满绿树，岛上地势坦荡，一眼望不到边。河水泛滥，溢到外边的河水在地面上冲出一条条沟痕，好像犁耕过一样。面前的景象让我回想起一八〇九年七月六日比较著名的日子的一件重要历史事件。这座岛屿就是闻名遐迩的洛波岛，岛上的法国防御工事中，十五万法国士兵开辟出多瑙河航道，拿破仑指挥他们在这儿取得了埃斯令与瓦格拉姆战役的伟大胜利。

这一天，菲夏梅南与里热尔斯普伦已经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晚上，“马提亚·高万号”在马尔赫河口停泊。这是由左面注入多瑙河的一个支流，它源自摩尔维亚，直接流到马扎尔王国边境。船从四月八日夜晚到九日凌晨在这儿停靠。第二天早上，它又扬帆起锚，穿过那片七世纪的时候，法国人与土耳其人曾在此进行过生死搏斗的土壤。后来，轮船接连在彼得罗纳尔、阿尔滕堡、海恩堡停靠，穿过匈牙利狭窄的大门。打开船闸，轮船驶入普雷斯堡码头。

船只由于装卸货物，逗留了二十四个钟头。由维也纳到该城，轮船已经行驶三百公里。因此，我有时间尽情地欣赏这个确实值得旅游者来此游览的城市。她似乎矗立在海角之上，流过脚下的并非静静的河水，而是波涛澎湃的大海，实在让人惊叹。热闹的码头上，房屋的轮廓朦胧可见，整齐而美观。左岸海角那儿，一个教堂的尖顶耸入云霄；另外一端还有一个尖顶，两个教堂中间是一个圆圆的大山丘，上边矗立着古城堡。

大教堂的顶部被一道金光所照射。然后，我看了很多宫殿和匈牙利贵族的住宅。我登到山丘上，俯身望着偌大的城堡。这是一个四角形建筑物，四角上筑着塔楼，然而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废墟。在高处望向远方，富庶的葡萄园林，再次见到多瑙河湍急流过辽阔的平原，这次旅行实在是值得。

普雷斯堡，过去数代匈牙利国王在这儿建都，如今是马扎尔人的首府与国会所在的地方。以前国会总在布达佩斯召开，直到奥斯曼帝国侵略，它占领了这个城市由一五三〇年到一六八六年长达一个半多世纪。虽然普雷斯堡有四万五千人，不过只是在召开国民会议的时候，议员从各个地方纷纷前来，这时候看上去才热闹拥挤一些。

我还要加一点，对一个法国人而言，普雷斯堡的名字和奥斯特利茨战役后在一八〇五年和奥地利签订的光荣协约息息相关。

“马提亚·高万号”由普雷斯堡下游驶入广阔的普斯陶平原。俄国人称作“斯潘捷”，美国人则称作“萨瓦纳”，它占领了匈牙利的整个中部地区。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奇妙王国，一眼看不到边的草原上，万马奔驰，成千上万头牛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里。

多瑙河在匈牙利境内有很多曲折拐弯。它集合了喀尔巴阡山脉与斯蒂里亚阿尔卑斯山的滔滔流水，气势磅礴，已经不是奥地利境内那条小小的河流了。